

X272
Y02

447461

(445)2



石 英

学海征帆

新 蕾 出 版 社

447461

学海征帆

石英

还期表



C0385309

出版社

44.572

SY 02

责任编辑：郭一全

学海征帆

石英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15,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R10213·339 定价：1.50元

目 录

一	课堂上也有不平	1
二	来了个女老师	14
三	没有书的学生	29
四	头一回接受任务	44
五	无意间立了一功	59
六	没皮囊的钢笔买不了心	76
七	来自父亲的“刺激”	93
八	生活开始复杂化	113
九	诗行在血光中诞生	130
一〇	跟昨天的“对手”惜别	145
十一	船帆在大海里颠簸前进	162
十二	年龄最小却当了“主编”	177
十三	师生二人都有《白雪》	192
十四	丁香花开的季节	211
十五	“土广播”在隆隆炮声中	230
十六	我们不怕鬼	247
十七	他决不只是单项第一名	265

十八	拽不开的马德堡半球	285
十九	离开课桌却没有下学	303
二〇	在新课题面前	320
二一	逼出来的胆识	336
二二	危难也是胜利的前夜	350
二三	车轮声中告别了少年时代	364

一 课堂上也有不平

1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吾生待明日，
万事成蹉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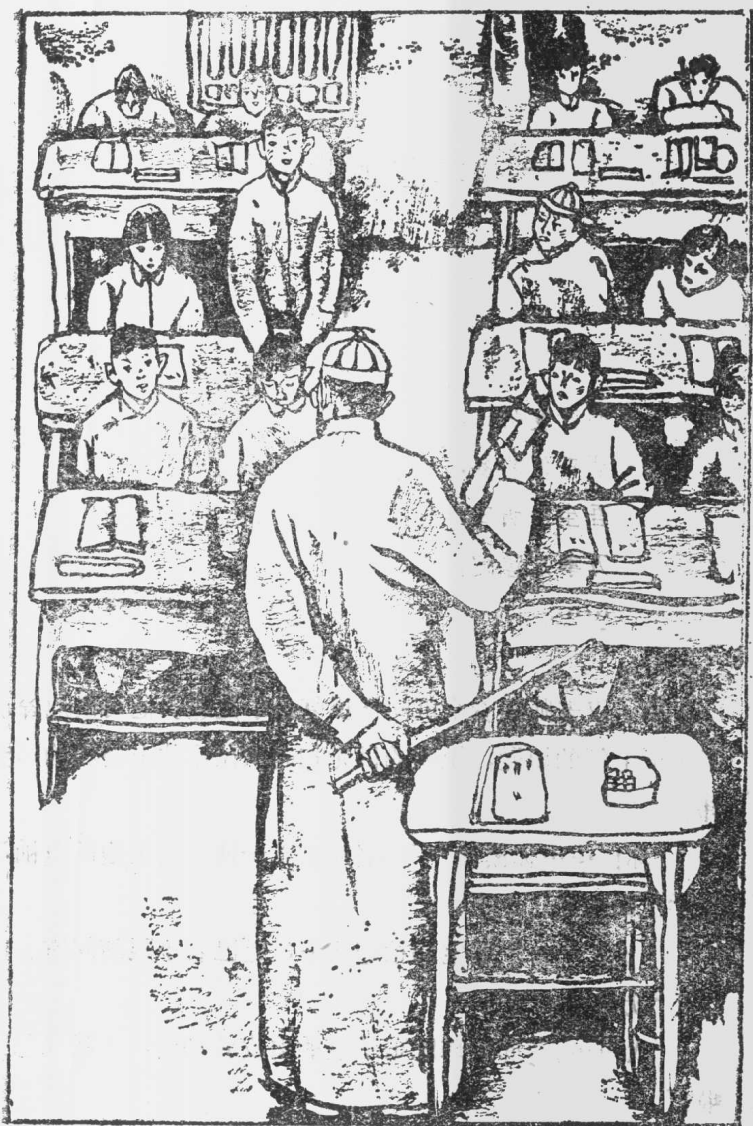
唐子汉老师领着全班同学反复念了几遍。他习惯地耸动了一下上颌的短髭，锐利的目光扫向趴在座位上装相的邢宝玮。

“你！……你读读！”唐老师右臂一伸，灰夹袍的白袖口在学生面前晃了一下。

“谁？……”邢宝玮抬起头来，眨巴着小眼睛问道。

“就是你！”

“我……？”邢宝玮腮帮子上的肉皮耸动着，“我又怎么啦？”



“念！”唐老师威严地吐了一个字。

邢宝玮望着黑板上的字儿，磕磕巴巴地读起来：

明日……呃……明日，

明日何其多，

吾生等明日，

万事成……呃……差它。

“行啦！”唐老师把手向下一按，作了个制止的姿势。然后转向坐在靠南窗前头一个位子上的学生：

“凌俊，你读一遍给他听听！”

凌俊四方大脸，眉尖略向上挑，大眼睛闪射出温厚的光亮。他先是有点犹豫，随后便坦然地读完了那首诗。

“好，坐下吧。”唐老师用那略带沙哑的嗓音说：“对于学业，怎么能采取糊弄的态度呢？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学业是最公道的，你使出多大工夫，它就给你多大报酬。在这方面，邢宝玮要跟凌俊学。”

邢宝玮的小黄脸涨红了，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一支没有吸水皮囊的自来水笔。偶而抬一下眼睛，偷偷扫一扫描唐老师。

凌俊白净的脸也有点泛红，两眼瞅着笔记本上的这首诗，头也不好意思抬。他已经感觉到：老师的夸奖，虽说是个鼓励，但也会引起更多的嫉妒。瞧吧，这回邢宝玮还不知道多恨他呢。

唐子汉老师好象看出他的心思似的，又补了几句话：“这真才实学可跟有势力是两码事儿。老子的势力再大，儿子是

草包还是草包，个人有真才实学，别人势力再大也掏不走！”他说得异常激动。

凌俊听出唐老师这番话，就是冲着邢宝玮讲的。因为邢宝玮的爹是学校的董事，势派大，村里的大辈小辈人见面都叫他三爷。

却不知怎么，这回邢宝玮并没象往常那样，遇到老师批他就“哼”一声，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咬着下嘴唇，都快咬白了。

2

晌午放学的时候，学生们排着队离离拉拉地走出学校大院。随后，便象断了的曲蛇似的一节一块的了。值星班长万民元喊了两声，大多数同学连睬也不睬，只有队后尾凌俊等几个人还在队里走着。凌俊从来不在路上打架，也很少半途绕道去干别的。家里还有好多活计等他去干呢。他低着头，边走边想心事，也没顾及邢宝玮跟班长万民元递悄悄话儿，

“哼，好呀，你也跟着凌家那小子出我的丑咧！”

“谁叫你整天价踢人打鸟不用功，当堂露丑怨我吗？”

“告诉你！”邢宝玮耸动了一下鼻头，“他整天背后说你坏话你知道吗？”

“说我啥坏话？”万民元瞪起眼睛。

“他说你爹是臭扛活的……呃……臭拉套的。”

“还说些啥？”

“还说你姐……噢……跟着人跑了。”

“还说呢？”

“还说……还说……”邢宝玮着急地抓着香色鸭舌帽边沿上的头发，一时编不上来，便改口说，“再说凌家那小子功课越来越长进，我看你到死也没指望再得第一了。你得琢磨个点子给他点眼色瞧瞧！”

这几句话可把万民元心里的底火捅旺了，他紧盯了邢宝玮一句：“你说的都是真的？”

“谁要是瞎编是小狗！”

万民元用手搭在邢宝玮的肩上，向北一拐，进了邢家横街。

他俩这些话，凌俊当然全没听见。只是最后，隐隐听见万民元说了声：“我有法子治他！”又见邢宝玮回头冲万民元扮了个鬼脸儿。他就料着必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也并不十分在意。自打上学第一天起，他就挨欺负，也时常遭到别人暗算，但他却还是象头小牛犊似的，不声不响地往前拱。虽然有时憋不住了，也只是暗暗把眼泪往肚里咽。

东西街小庙前面，他和小个子同学田守农分手，一进家门，妈妈就数落着说：“你姐姐放学还没回来，缸里没水了，你还不快打去？吃了晌饭还得到地里浇浇井边那儿畦白菜，地都干得崩崩的啦！”

对于妈妈的数落，他并不埋怨。爹出门在海北；姐姐在南面二里地九里镇高小上学，放学回来得帮妈做饭；妹妹还小，这些重活儿，自己不干谁干？

想着，他便挑起水桶到西邻碾房刘家的井上挑水去了。

一亩八分“刀把地”就在小南门右前方。井台上还有一棵一排粗的梧桐树，到这个季节，大部分叶子都已凋落，只有三五片残叶还在偏晌的阳光下泛着绿意，眷恋着供它饱饮清泉的井台。也许，还眷恋着最最喜爱它的小伙伴——凌俊。

凌俊从家里扛着轱辘来了。那大轱辘压在他身上，真有点气力不支。他好歹把轱辘放到井台上，又一次回家，拿来水桶、铁锹，还有自己的书包。他把书包挂在梧桐树的一截枯枝上，把水桶系在井绳的一端。他年纪小力气也差，就用水桶代替了柳条水斗。

他摇着轱辘，还望着眼前的两畦大白菜，一畦萝卜和一畦蔓菁，清风吹来这青菜的幽香，使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甜润滋味，一年中的最大乐趣也就在这个季节里了。

到雨季已过的时节，井水就深下去了，他把轱辘一连摇了二十八圈才摇上一桶水来。水桶的底儿不圆，不好倒水，哗的溅到了他卷着裤脚的左腿上，冷得心上一紧缩。

现在，他注意的只是清流从水池子里淌出，经过弯曲的水沟注进白菜畦里。这滋味就好象干渴的心田得到了浸润，忘记了疲累和水溅小腿的寒冷。

热汗却悄悄地从毛孔中沁出，象小虫似的在脊背上爬，只觉痒丝丝的。

“凌俊，你歇歇，我来！”哦，是姐姐放学回来了！

姐姐在九里镇完小上高小五年级，还没回家，老远望见

弟弟一个人在浇菜，便通过秋收后干净的田野奔了过来。

其实，姐姐凌华虽比他大两岁，个头一点不比他高，身子骨还挺单薄。但她毕竟是个十五岁的大姐姐，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我来，你下午不是考修身课吗？还不快去温习温习。”姐姐已看见了他挂在树枝上的书包。

直到姐姐过来接过辘轳把儿，凌俊才不声不响地让了出来。他从枯树枝上摘下书包，坐在萝卜地头上的一堆干苞米皮上，打开“修身”课本复习起来。

凌华倒净了一桶水，随手拢了一下落在肩梢上的一绺头发，关心地问道：“万民元还和你死争第一名吗？”

“嗯……争……”凌俊一心都花在课本上了。

“他是不是还在耍鬼？”凌华又问。

“不一定吧……？”凌俊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傻孩子！……”凌华轻轻地叹息着，“叫人家分着吃了自己也不知道！”

凌华利落地一放手，辘轳把儿撒着欢儿地转着，水桶迅速沉落水中，送上来嘭的一声回响……

4

下午，两节课的时间都用来进行“修身”的期中考试，气氛格外肃静。

戴烟色毡帽头的李篆亭老师坐在大木箱式的讲台上，居高临下，那戒备的眼神不时从无边眼镜的上方扫射过来，盯着正在从容答卷的凌俊。

万民元流露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他答得很快，偶而抬起头来，看看一个个皱着眉头一声不吭的同学们，习惯地咬咬小手指，接着又飞快地答起来，他经常以交头卷而得意，也因此得到李篆亭老师的夸奖。

邢宝玮时不时地笑着向万民元挤眉弄眼，但没有得到万民元相应的表示。邢宝玮又回过头去，向侧后正在答卷的女同学洪兰报去神秘的一瞥。当然，洪兰是半点也没觉察。

坐在高处的李篆亭老师看得清楚：邢宝玮卷子上只有影影绰绰的几行字，好象还有个把什么图形。李老师心里明白：这个校董事邢三爷的宝贝儿子碰到不会写的字儿，就画图形代替，因此在他的卷子上常常出现小猪和小狗一类的动物和桌子椅子等等家具。

这回，又是万民元交头卷。他交卷后，咳嗽了一声，咬了咬小手指头，一甩头出课室去了。

李老师习惯于当堂批卷。他上课也带着墨盒和毛笔。当他批阅万民元的答卷时，摇头晃脑，直是赞赏，还夹杂着低声的吟诵。忽然，他的笔停顿下来，眉头也紧紧皱起。

“怎么，错啦？……”邢宝玮无力答自己的卷子，却有心注意到台上李老头的这个反常的变化。

“错啦！”李老师不禁吟叹出声，“这怎么弄的！这怎么弄的！”他犹豫了一下，但终于还是在这道题上打了“×”。

凌俊一点也没注意李老师这时在干什么，他只是聚精会神地答卷子。其实他最先答完了，却又仔仔细细再看一遍，改正了两处不准确的文字，直到第四个同学交卷之后，他才

不声不响地把卷子搁在讲桌的一角。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复习起常识来。

洪兰答完了卷子，抬手拂了一下自然鬈曲的头发，走向讲台，她把卷子放在了讲桌上。

邢宝玮也抢在中间偏后交了卷子。他是不想“坐红漆板凳”的。这是李篆亭老师对最末交卷的学生戏谑的说法。

到两节课时间将已过去时，整个四年级的三十四名学生都交了答卷。

李篆亭老师看来行动迟缓，实际上批卷子批得并不慢，下课时间仅仅过了一个半小时，他就批完了。当然试题并不多，才五道题。

学生们一个个都怀着忐忑的心情从班长万民元手中接过各自的试卷。

92分——洪兰一掠自己的考分，她那丰腴白皙的脸颊上微微掠过一层红晕，不一会儿便又恢复了平静。

邢宝玮看了看自己的考卷，恨恨地瞅了台上一眼，把卷子揉成一团，随手扔在教室一角的字纸篓里，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得了多少分。

当万民元把考卷发给凌俊时，他的手不由地哆嗦了一下，因为这时他看到凌俊得了个满分—100；而他自己却是88分。他马上就受不了了，不顾课堂纪律，急忙走近邢宝玮，贴近他耳根子叽咕了几句。邢宝玮吐了一句：“这老帮子，我正恨他呢，看我去找他！”

邢宝玮登上了大木箱式的讲台。李篆亭愣了一下，却又

没出声儿。邢宝玮小声警告他说：“你偏向凌俊，成心给万民元压分，得重考！”

“你少胡闹！”李篆亭也压低声音说。

“你别忘了我爹是校董！”邢宝玮带点威胁的口气，“你借我家的钱还没还呢，你没钱买大烟葫芦，瘾死你！”

“那……”李篆亭软了下来，他喊道：“万民元刚才答卷的时候头晕；凌俊的卷子……我刚才批得不大准，现在……我宣布：他们俩再重考一遍！”

同学们一听，一个个都不解地面面相觑。

洪兰瞥了邢宝玮和万民元一眼，轻轻冷笑了一声。凌俊绷着脸儿沉思着，一声也不吭。

“过来，重考！”李老师把教本在桌案上一拍。

万民元应声走了过去，坐在前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凌俊只好也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上前去。这时他想起了中午浇菜时姐姐的话：“他们是不是还在耍鬼？”

这一回，李老师又重新出了三道题。凌俊在答题的时候，心情十分烦乱，他勉强答着，越答越觉得委屈和难受。答完了卷子，竟忘记再仔细看一遍，就胡里胡涂地交了卷。

李老师先阅万民元的卷子，口中念诵出声：“好！好！”很快打了满分。当他再批凌俊的卷子时，就象在鸡蛋里头挑骨头似的寻找差错。

“嗯，‘鸦片吸长了就会成瘾’，这个‘瘾’字少写了一划，扣两分，共合是98分！”李老师拈起笔管，在凌俊的卷子上写了两个不大熟练的阿拉伯号码。

邢宝玮第一个叫了起来：“这回还是万民元第一！”

凌俊木木地坐在位子上，他没去取他第二次的考卷，只是眯起眼睛，凝望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

洪兰夹起书包，夺门走出教室。她那穿着阴丹士林布大褂外罩毛衣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暮色之中。

万民元坐在位子上，只是咬他的小手指，不知是自鸣得意还是在掩饰内心的愧疚。

只有邢宝玮显得很轻松，他在走出教室经过讲台时，故意奚落地放声说：“大烟抽长了就会成瘾！”接着又向李篆亭老师挤了挤眼。

李篆亭那干瘪焦黄的嘴唇颤抖着，终于喊了一声：“下课！”

5

晚上，凌俊回到家里，连饭也没吃，就一声不响地躲在西间里，点上油灯，对着修身课本写呀写地，也不知写了些什么。妈妈在窗外扫院子，还是发现了灯亮儿，她生气地叨叨起来：“点灯熬油的，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也不是不知道，城里合作社那儿三个月不放火油了，点一斤豆油得八十块。照这样下去，这学还上得起呀！我就是操碎了心也供不起你呀！”

这时，凌华正在东间收拾饭盘子，听见妈妈在院里风风火火地说个没完，她知道妈的脾气，在她的火头上越劝就如同火上浇油，于是她悄没声儿地走进西间，趴着头一看，弟

弟在石板上写满了烟瘾的“瘾”字，她好生奇怪，半是责问半是关心地说：“你怎么盯上这个字儿啦！这是个啥好字儿？”

凌俊头也不抬，还是只管写着，越写手劲越狠，还不断嘟囔着：“我非把它刻在心上不可，走到天边也不能把它写错了！”他眼里噙着泪花。

凌华白了他一眼：“有话说话，流泪干啥？半大男子汉还象个小闺女似的！”

凌俊慢吞吞地把今天在课堂上考试的情况诉说了一遍。姐姐笑着说：“守农早都告诉我啦！其实，不在你写错个字儿，是人家画个圈儿叫你往里跳，你早晚也有闪失的时候！”

凌俊听了，觉得心里开窍，眯着眼睛说：“那啥时候才能熬出来呢？我觉得……我觉得虽说这一年不天天挨打，可象今天这事儿简直是抽在心上，也并不比巴掌打在脸上好受！啥时候才能真的不受欺负了呢？”

凌华望着窗玻璃上映着的星星，安慰弟弟说：“我总觉得这世道不能老是这样，你说呢？”

凌俊憨憨地眨着眼睛：“我……说不准……”

凌华指指弟弟的肚子：“还没到断顿的日子，我去给你热饭去！”

凌华又在灶间烧起火来，锅里还有喝剩的高粱糊糊。为了不叫妈妈听见，她没有拉风箱。

可是，灶口的火光还是掩不住的，妈妈在院里还是瞧见了，二番又叨叨起来：“刚才不吃，这会儿还得重温，柴禾来得容易吗？赶明儿给我到东大莹盘那儿搂草去！一会点灯耗